



【绝胜篇】
下

绾青丝，挽情思，任风雨飘摇，人生不惧。
浮生一梦醉眼看，海如波，心如皓月，雪似天赐。你自妖娆，我自伴。永不相弃！

仙馆清音

WAN · QING · SI

大结局



波波◎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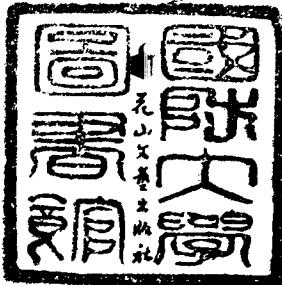
波波〇著



WAN · QING · SI

【絕勝篇下】

緹青山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绾青丝. 4. 下 / 波波著. —石家庄:花山文艺出版社,

2007.11

ISBN 978-7-80755-190-4

I. 缙… II. 波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65127 号

绾青丝. 4. 下

作 者: 波 波 策 划: 张国嵒
责任编辑: 李 伟 美术编辑: 美 慧
特约监制: 孟 祜 特约编辑: 杨 俊
封面设计: 小 贾 责任校对: 成 仁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
地 址: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
邮政编码: 050061
网上书店: <http://www.hspul.com/ecity>
邮购热线: 0311—88643242
销售热线: 0311—88643227/3228/3229
传 真: 0311—88643225
E-mail: hspul@163.com
印 刷: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: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字 数: 295 千字
印 张: 16.5
版 次: 2008 年 1 月第 1 版
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80755-190-4
定 价: 23.8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第四卷 WAN · QING · SI [下]

【绝胜篇】





【
目
录
】

CONTENTS

1

第 01 章 · 拿人 · 1

第 02 章 · 谗谤 · 10

第 03 章 · 家法 · 17

第 04 章 · 抽丝 · 24

第 08 章 · 沉沦 · 49

第 05 章 · 幻镜 · 30

第 09 章 · 砸镜 · 54

第 06 章 · 断发 · 36

第 10 章 · 醒悟 · 62

第 07 章 · 纸鹞 · 43

第 11 章 · 上疏 · 67

第 15 章 · 纠缠 · 94

第 12 章 · 帝归 · 73

第 16 章 · 大定 · 99

第 13 章 · 深谋 · 79

第 17 章 · 避祸 · 104

第 14 章 · 宫变 · 86

第 18 章 · 访友 · 110

第 19 章 · 螺语 · 118

第 20 章 · 支出 · 123

第 21 章 · 茶壶 · 131

第 22 章 · 谋杀·137

第 23 章 · 分家·142

第 24 章 · 出殡·148

第 25 章 · 婆婆·153

第 26 章 · 骇闻·159

第 27 章 · 绑架·166

第 28 章 · 擦肩·170

第 29 章 · 间谍·174

第 30 章 · 炮灰·178

第 31 章 · 救星·183

第 32 章 · 囚居·191

第 33 章 · 厨娘·196

第 34 章 · 安生·201

第 35 章 · 禁咒·205

第 36 章 · 计诱·211

第 37 章 · 三魂·216

第 38 章 · 宿主·22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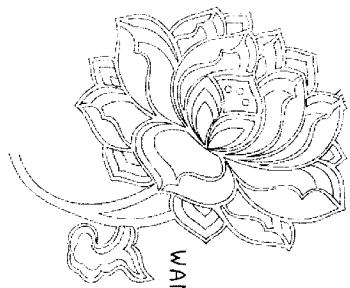
第 39 章 · 仪式·226

第 40 章 · 冥界·230

第 41 章 · 追兵·237

第 42 章 · 海战·243

第 43 章 · 日出·249



MAN · QING · LI
第01章 ·

拿人

一连多天，我都避开安远兮。明明那晚无理的人是他，可一看到他，我却没来由地感到心虚。那天晚上，他算是把自己内心的情感完全释放出来，毫无保留地让我知晓。可我的理智无法接受他，我的心无法容纳他，我甚至还有一丝害怕，那晚安远兮强吻我的强势和霸道，让我无端端地想起了那个被我埋葬在记忆深处的名字，明明是两个完全无关的人，可那种似曾相识的气息，那种陌生而熟悉的强悍的感觉，却让我不由自主地想到楚殇，我感到恐惧。

而安远兮，我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那天晚上在车厢里发生的事，每天见了我，倒与平日没什么不同，刻意地恭敬和有礼。他被我咬破的下唇，浸了淤血，好几天都没有消退，每次看到他的唇，我总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转过头，我不敢看他的眼睛，不敢触碰他眼里那些过于复杂的情绪。

这些天里，朝堂变色，景王揽权。太后从太庙回来之后，下诏说她要去皇家寺庙静慈庵带发修行，为病重的皇帝祈福，虽然此举貌似有将宫中的权力完全抛弃的味道，我却安了安心，至少皇帝还活着。寂将军已经出殡，我本来很担心平安，可是在家门生变的当口，平安仿佛突然间长大成人，她把失去至亲的痛苦和哀伤深深地埋藏在心里，镇定自若地处理着寂惊云的后事，表现出一个大家闺秀稳重不凡的气度和能力。我在陪了她几日后的真的放心下来，不再日日上寂府帮忙。景王任了监国一职，在接到边关的加急军报之后，便命人绑了辰星国派来贺皇帝寿诞的使臣，并任命自己一派的陈书洋为大将军，带精兵两万，押着使臣奔赴边关。至此，景王掌握了国家三分之一的兵权，朝中的大权完全落到他手上，景王一党升官掌权，气势如虹，不可一世。

因为皇上病重，原本准备的寿诞庆典今年又无法举行，加上数日前的烽火狼烟令所有人知道国家又有战事，京中局势紧张，全国各地的使臣和官吏开始准备回归事宜。乌雷也不例外，派人送了请帖，邀我明日到归宁楼一



聚。

前些日子因为事情太多，推了乌雷无数次邀约，他倒真是百折不挠，我搁了请帖，于情于理，这次约会都得去赴。没想到约还没赴成，家里又出了一件事，收到请帖没多久，德管事急匆匆地跑来，说那位其其格公主带了人，要到我们永乐侯府拿刺客。

我一时错愕，又是好气又是好笑，不以为意地道：“是不是冥焰又拿气给那位小公主受了？”

上次那位草原公主受了气跑掉之后，倒是让冥焰轻松了几天，谁想没几日，那朵草原之花又来找冥焰，我前世现世加起来好歹活了几十年，怎会看不出那位刁蛮公主对冥焰的刻意针对分明是对他有意。只是冥焰仿佛还未开窍，一点也不懂人家小女儿的心事，不过自从上次他戏弄其其格被我撞到，说过他之后，他对这位草原公主的态度好多了，有时候也肯陪她上街瞎逛，不知道此番又是怎么惹到那位刁蛮公主不高兴？我叹了口气，离别在即，冥焰也该对人家稍微好点儿才是。皇帝病重，朝堂局势不明，曜月国就算此番抱着和亲的意向而来，面对这种局面只怕也会重新考虑，其其格已经不可能像他们之前打算的，寿诞之后留在京城，必定要跟着乌雷回国。其实这对她来说，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，至少她不必承受那种心里爱着一个人，却要为国家的利益、为巩固父兄的政权勉强自己嫁给不喜欢的人的痛苦。

“这……”云德摇了摇头，“云德不知，不过那位其其格公主不只带了曜月国的卫士，还领了府尹大人来。”

“府尹大人？”我微微一愣，这又是唱的哪出？看来还是得见到那位草原公主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疑惑地起身，我腿上的伤已经好得七七八八，不用成天坐到轮椅上，本想活动活动筋骨走过去，小红却不肯让我多走路，只得由她将我接在轮椅上，推到主厅。让云德将他们请进厅里，不一会儿，那其其格公主怒气冲冲地带着自己的人走进来，身后跟着京师府尹，我见她那剑拔弩张的样子，不由得笑了笑：“公主这是干什么？”

“你们快把行刺我三哥的刺客交出来！”其其格像被啄了毛的斗鸡一样，瞪着我道。

“公主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我蹙起眉，行刺乌雷？这当儿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？而且矛头还直指永乐侯府？

“哼，昨夜有人潜入使臣行馆，行刺我三哥，被我三哥当场拿下。”其其格一脸怒气地看着我，“那刺客的妹妹就住在你们永乐侯府，定是同谋，请荣华夫人将人交出

来！”

我愕然地看着她，根本不明白她在说什么，转而看向府尹大人：“大人，妾身不太明白其其格公主所指，你能否解释一下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回荣华夫人，据其其格公主所言，昨夜行刺乌雷王子的刺客名叫丹尼，他还有一个妹妹叫金莎，客居于侯府。”府尹大人垂首道，“行刺外国使臣是重罪，监国大人要求下官彻查，请夫人同意金莎姑娘跟下官走一趟。”

我倒抽一口气，丹尼行刺乌雷？这又是唱的哪出？丹尼不是在玄武山无相寺拜师学艺吗？几时回的京师？我皱了皱眉：“府尹大人不会弄错吧？”如果丹尼当真行刺乌雷，为何乌雷邀我赴会的帖子提都没有提一下？可是如果那刺客当真是丹尼，即使丹尼和金莎是曜月国人，可是人在天墨国，就得遵守天墨国的法律，官府若要追查，请金莎去问话是正常的程序，如果景王借机想针对云家，只怕连永乐侯府都脱不了干系，我还真没有什么理由阻止。

“其其格公主亲自到府衙报案，刺客目前被乌雷王子关在使臣行馆，下官也是循例来问一问。”府尹大人的态度倒还客气。人被乌雷关在行馆，这么说，乌雷不一定打算将这件事交给官府处理了，否则也不会约我明天见面，今天还弄出这件事，我心里有了点儿数，微微笑道：“大人，刺客都未送到府衙，就是说官府还未记案，没有人犯，没有初录的口供，大人就来永乐侯府请人，未免过于草率。”见府尹大人一脸尴尬，知道他也是受命而为，只怕是不敢得罪这位草原公主，加上有景王暗中推波助澜，不敢不来，也不难为他，转头对其其格道：“公主殿下，官府做事，自有规矩，若公主要请官府做主，便将刺客送到府衙，等官府记案之后，妾身自当配合。此番仅凭一面之词，便冒冒失失到我永乐侯府拿人……”我脸色一沉，冷冷地道：“公主殿下，这里不是曜月国，可容不得你任性妄为！”

“你……”其其格瞪大眼，气愤地道，“你别仗着云家有权有势就可以包庇他，行刺外国使臣是死罪，难道你想挑动两国不和，发起争端！”

“公主言重了。”我微微一笑，“若妾身没有记错，此次贵国使臣团是由令兄带领，现在乌雷殿下还没有表态，公主越权而为，只怕不妥……”

“我三哥不……”其其格眼中闪过一丝心虚，随即又愤然道，“我三哥只是还没来得及送人过去，我怕刺客的同党得了消息跑掉了，先来拿下她有什么不对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冥焰从门外匆匆跑进来，见了眼前一屋子人，脸色一变：“其其格，你来干什么？”

“我来干什么，与你无关！”其其格见他进来，把脸一扭，冷哼道。

冥焰吃了她一个硬邦邦的钉子，脸色沉下来：“我跟你的事与旁人无关，你别到侯府捣乱！”

“谁捣乱了？”其其格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“冥少爷，你别太看得起自己，你以为你是谁？本公主没那闲工夫理你！”

“你……”冥焰被她拿话一噎，瞪着眼说不出话，我心里明白几分，定是两人不知为什么闹翻了，其其格迁怒到侯府，不过无缘无故扯上什么刺客和金莎，只怕丹尼真的是回京做了什么事，这倒有几分奇怪！

“府尹大人，你也听到监国大人是怎么说的了，就算本公主先一步来拿下刺客的同党，也不算太过吧？”其其格瞪了冥焰一眼，逼着府尹大人回话，“还不快将刺客的同党搜出来带回府衙！”

“你敢！”冥焰大声道，“你给我回去！”

“你凭什么命令我？”其其格不屑地看了冥焰一眼，“你才给本公主站一边儿去……”

两人像斗鸡一样大眼瞪小眼，正闹得不可开交，却听到门外传来一声轻斥：“宝儿，你怎么跑到侯府来胡闹？成何体统？”

抬眼一看，见乌雷带了一个少年踏进厅内。我吃了一惊，跟在他身后的少年，可不正是三年不见的丹尼。他个子长高了不少，已经从一个孩童成长为翩翩少年，三年前家逢剧变已让他的心智急速成长，眉宇之间退去了稚气，这三年来在外学艺，更令他身上透出他这个年纪鲜有的坚毅果敢的气质。他见到我，仅微微点了点头，不急不躁、不卑不亢，已颇有大将之风，我甚感欣慰。

“三哥……”其其格公主见乌雷来了，嚣张的气焰顿时消下去，“我……我来抓行刺你那个刺客的同党……”

“胡说什么？哪有什么刺客？”乌雷目光凌厉地瞪了其其格一眼，“你这任性胡为的性子什么时候才能改掉？永乐侯府是由得你任性妄为的地方？还不给我回去！”

“三哥，他明明是……”其其格指着丹尼，话还未说完，乌雷立即命令她带来的侍卫：“还不快把公主带回去！”

“是，王子殿下！”侍卫围上前，却不敢真的动手来拉这位刁蛮公主。其其格见乌雷动了真怒，眼泪滚了出来，跺脚道：“你帮着外人来欺负我，我讨厌你！我要回去告诉父王……”一边说，一边含着眼泪瞅向冥焰，见冥焰冷着一张脸不看她，一咬唇，甩手转身跑出去。乌雷也不看她，沉着脸对其其格带来的侍卫道：“全部跟着公主回去！”

一转眼工夫，厅里的人退了大半，乌雷转身对府尹大人道：“让大人见笑了，乌雷管教不严，舍妹没搞清楚情况就跑去惊动大人，实在抱歉！”

府尹大人见势正好下台，赶紧笑道：“王子殿下客气了。荣华夫人，既然是一场误会，下官也不便在府上叨扰，失礼之处，请夫人海涵！”

“大人也是职责所在，奉命而为，妾身怎会怪罪大人！”我笑了笑，“希望大人回去，向监国大人解释清楚，是一场误会便好。”

“这是自然，这是自然……”府尹大人连连道。我挥了挥手，“德管事，送大人出去。”

等厅里只留了冥焰、乌雷和丹尼，我请乌雷坐下，带了几分不解，笑道：“现在请王子殿下给妾身讲讲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吧？”

乌雷看了丹尼一眼，笑而不语。丹尼却站起来，向我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礼，道：“夫人，丹尼私自回京，本该先来拜会夫人，不过……”

“夫人？”我似笑非笑地看了丹尼一眼，丹尼的脸微微一窘：“我……”

“罢了，你觉得怎么叫着轻松就怎么叫吧。”我笑了笑，看出丹尼的性格改变不少，只怕再也无法像当年和金莎一样，毫无芥蒂地叫我“阿花姐姐”。我也不勉强，只要他自己觉得舒服就行：“坐下来吧。丹尼，你怎么会突然回京城？难道你艺成下山了？”学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，三年，顶多打个基础，丹尼此番下山却是为了什么？

“不是。”丹尼摇了摇头，“是师父让我下山的。”

“哦？”我怔了怔，“慧禅大师让你下山的？为什么？”

“嗯，月余前，有个游方僧人到无相寺，与师父谈经论法，被师父引为至交知己。那位游方僧精通命理，师父让他给我推算了一卦，然后他不知道给师父说了什么，师父便让我下山进京。”丹尼道，“我问师父原因，师父只说，京中有我的贵人，只要找到他，我的灭族之仇即可得报。”

我闻言，不由得仔细地打量了丹尼的表情，见他说到灭族之仇时，眼中沉静，已无三年前那种暴戾之气，想来是慧禅大师教导有方，心中庆幸当年送他去无相寺的决定没有错。却不知慧禅大师所说之贵人是谁？我的眼睛落到乌雷身上，莫非是他？

“你怎么知道慧禅大师所说的贵人是谁？”我疑惑道，万一丹尼找错了人呢？

丹尼笑了笑：“师父说，既然是天意，上天自有安排。我觉得，能助我回草原，手不染血地解决仇人，帮助帕图斯一族重建家园的，便是师父说的贵人。”

“你找到了？”我的眼睛看向乌雷。他正含笑望着我，丹尼道：“是，就是王子殿下，丹尼此次想接金莎一起，随王子殿下返回曜月国。”

“回国？”我蹙起眉，“可是……”以眼前的情况来看，乌雷肯定是和丹尼有了什么协定。马尔蒂一族虽然在我的经济打压下叫苦不迭，可是到底是曜月国的一大部族，丹尼和金莎回去，就算有乌雷的庇护，但人家若要对付两个孩子，也不是多大的难事，我实在是不放心。

“荣华夫人的顾虑，乌雷也想过。”乌雷见我蹙眉，想是猜出我在想什么，微笑道，“夫人请放心，乌雷可向夫人保证丹尼和金莎的安全。”

“你怎么保证？”我有些咄咄逼人，“王子殿下的白马阿蒂拉，是贵国的萨满巫女，又是马尔蒂族长的女儿，她随口一个谎言，便可置人于死地，丹尼和金莎回国，是羊入虎口。”

“荣华夫人……”乌雷的笑意敛去，认真地看着我，慎重地道，“丽安娜不是那样的人，我深知她的秉性，她品性正直，绝不是姑息作恶之人，哪怕是她的至亲。对我们草原人来说，萨满神高于一切，萨满巫女不能说谎，否则会遭到神谴，丽安娜不会因为马尔蒂族长是她的父亲，就帮他害人……”

“是吗？”我冷笑，对乌雷的解释嗤之以鼻，“我还记得当初在草原，她是如何诬蔑我和安远兮的。正直？哼！笑话！”那个白马阿蒂拉亲口说我和安远兮受恶魔引诱，体魂附体，做出污秽之事，会给曜月国带来大祸，还把我和安远兮沉入湖中祭湖神。如此荒唐的理由和行径，正直？

“这……”乌雷有些语塞，见我面带嘲色，叹了口气，“乌雷也知夫人一定不信，不过当初丽安娜请神，没有半分作假，那的确是萨满神的指示！或许这中间还有什么误会……”

“我不管那些，我只担心丹尼和金莎随你回去，不但报不了仇，还会祸及性命。”我脸色一沉，“我不同意丹尼和金莎跟你回去！”

气氛顿时有些僵，丹尼看了看我和乌雷，站起来道：“夫人，我相信王子殿下定会护我兄妹周全，我很想跟殿下一起回国……”

“丹尼，当初伊夏大娘把你们兄妹托付给我，让我一定保住你们的性命。”我打断他的话，“我绝不会让你们在没有自保能力的情况下，回草原冒险。”

“可是，鱼儿终究要游向大海，鸟儿飞得再远，也要回到故乡。”丹尼望着我，眼里浮起一抹眷恋之色，“我和金莎是曜月国人，是草原的儿女，始终都要回草原的……”

“即使有朝一日你们要回到草原去，也绝不是现在！”我摇头，轻叹道，“丹尼，我知你报仇心切，可是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‘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’。如今你学艺未成，贸然回去只会枉送性命，能忍人所不能忍者，才能成就大事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丹尼又欲开口，门外突然传来一声惊喜的欢呼：“哥哥？”

话音未落，金莎已经像一只欢快的燕子飞进来，扑到丹尼怀中：“哥哥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是来看我的吗？”

“金莎！”丹尼看到妹妹，脸上露出笑容，“你好吗？”

“我很好呀，阿花姐姐和侯府的所有人都对我可好了。”金莎兴奋地拉着丹尼的手，“哥哥，你要在京城待多久？是不是不再回玄武山了？哥哥，我带你去外面玩吧，京城有好多好吃的东西，还有很多好玩的……”

我看着金莎缠着丹尼说了一大堆话，丹尼连一句嘴都插不上，笑道：“好了金莎，这儿还有客人，你先带丹尼出去，你们兄妹三年不见，一定有很多话要说。”

抬眼见陪着金莎进来的福生笑着站在一旁，又道：“福生，你跟义管家说，让人在你们院子收拾一间房出来给丹尼住下。”

“好的，叶姐姐。”福生笑着应声。金莎这才觉得自己有些兴奋过头，不好意思地吐了吐舌头，笑道：“阿花姐姐，我们先出去了！”说完，拉着丹尼就往外走，丹尼回头看了乌雷一眼，眼中带上两分无奈，乌雷笑着点了点头，丹尼才跟着金莎出去了。

我把两人的神情看在眼里，等他们离开，才意味深长地看了乌雷一眼：“王子殿下允了丹尼什么，让他执意要回曜月国？”

乌雷淡淡一笑，顾左言他：“就像丹尼所言，鱼儿终究要游向大海，鸟儿终究要飞回故乡，他心中已生回乡之意，恐怕不是夫人三言两语能劝阻得了的。”

我敛了笑容，心中有几分不悦，这乌雷笃定了丹尼会跟他走，我不知道他允诺了丹尼什么条件，倒真是没什么劝阻他的把握。静静地看了他半晌，我唇角淡淡一扬：“王子殿下怎么会遇上丹尼的？”

“丹尼进京之后本想是先来侯府的，不过进城没多久，在街上见到此次随我出使的两个马尔蒂族的侍卫，丹尼见到他们身上有马尔蒂一族的饰物族徽，便跟踪他们到了使臣行馆。他以为是马尔蒂族长来了京城，想待入夜之后潜进来探个究竟，不想被宝儿的侍卫发现，把他当成刺客抓起来送给我审讯，后来弄清是一场误会，知道丹尼与夫人有些渊源，我才写了个帖子，想请夫人明日归宁楼一叙，谈谈丹尼兄妹回乡的事，没想到宝儿不知道又使了什么小性子，跑到侯府来打扰夫人，实在是……”

我抬眼看着一直站在我身侧的冥焰一眼，冥焰避开我的目光，心知其格公主跑到侯府来折腾的事必定与他有关，也避而不谈，对乌雷笑道：“原来王子殿下请我去归宁楼，就是想说丹尼的事。”

乌雷静静地看着我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此其一也。其二，是想向夫人辞行，此番在贵国京师能重遇夫人，实在是上天眷顾，乌雷还有些肺腑之言，想告诉夫人……”

“如此，归宁楼一聚可以取消了。”我打断他的话，怕他接下来又说出什么失礼之言，“既然主要是谈丹尼兄妹回乡的事，我刚才已经表明了态度，我是不会同意的。”

乌雷知道我是故意打断他的话，眼中带上一抹失落，起身强笑道：“荣华夫人，丹尼兄妹回乡一事，请再慎重考虑，乌雷回国之前，随时欢迎丹尼随我回去，他们兄妹的安全，乌雷也愿全力保障。”

“谢谢王子殿下，不过我想大概用不着。”我冷淡地道。乌雷唇角泛起一丝苦笑，微微一叹道：“如此，乌雷不打扰夫人了，告辞。”

“妾身腿脚不便，不送王子殿下了。”我坐在轮椅上，欠了欠身，让云德送乌雷出去。见他消失在门外，忍不住重重叹出一口气，冥焰蹲下身道：“姐姐为什么叹气？”

我转头看他，冥焰的表情带着关切，我笑了笑，轻声道：“我还没问你，你怎么又惹得其其格公主不高兴？还跑到府里来闹事？”

冥焰蹙眉道：“我哪有惹她，是她自己无理取闹！”

我打趣道：“她也不是第一次跟你斗气了，可也没像这次这样，带人到府里来闹。你们这阵儿不是相处得挺好的？我还以为过阵儿可以给我弟弟娶个弟媳妇儿了呢……”

我并不真认为冥焰和其其格是合适的一对儿，只是纯粹想逗逗冥焰。冥焰的脸顿时红起来，有些气急地瞪着我道：“姐姐胡说什么？我才不喜欢她呢！你别乱讲！我也是听姐姐的，不想让她太难堪才应酬一下她。她今天跟我说要跟她哥回国了，让我也跟她一起去曜月国，我不肯，她便威胁我说昨晚行刺她三哥的刺客与金莎有关系，要把金莎交到官府去，我说了她两句，她气呼呼地走了，没想到她真的带人来抓金莎，这种没轻没重的刁蛮公主，我才不喜欢。”

原来如此。我笑起来，看着冥焰红苹果一样的脸，忍俊不禁，还会脸红，太可爱了：“那她也是喜欢你嘛，我们冥焰现在能耐了，连人家堂堂一国公主都敢拒绝。你不喜欢她的刁蛮，那你喜欢什么样儿的人，跟姐姐说说？”

冥焰的脸更红了，不好意思地别开脸：“不告诉你。”

“哟？哟哟？”我大乐，“还真有心上人了？是谁是谁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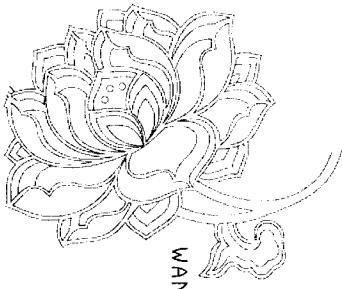
“姐姐！”冥焰大窘，又羞又气地站起来，“我让小红进来推你！”说完，不理我的叫唤，头也不回地跑得飞快，转眼便逃出了主厅。

我见他消失在门外，唇角浮起淡淡的笑容。冥焰不记得以前的事，不记得以前的我，也许是冥王对他格外的仁慈。我这一世辜负了冥焰，希望他能遇到一个全心全意爱他，对他好的姑娘，在他恢复记忆以前，治愈好他的情伤。思及刚才冥焰神情，没准那个姑娘真的出现了，却不知是谁，改天定要从他嘴里套出话来。

不知道乌雷给丹尼灌了什么迷汤，接下来这两日无论我怎么苦口婆心地劝丹尼不要回国，他就是不听，金莎知道哥哥的决定之后，也没了主意，丹尼说如果金莎不跟他一起回去，可以留在侯府，等他报完仇回来接她。金莎听了这话，当即就哭了，立即就要同丹尼一起走，我急得不行，两个孩子却异常固执。安远兮晓得这件事之后，也来劝说丹尼兄妹，可丹尼就像吃了秤砣铁了心似的，无奈之下，我决定去拜访一次乌雷，看来得从他那里下手。早知如此，那天他来的时候，该对他态度好一些。

心中刚拿定主意，景王派人给我送来了一张请帖。打开一看，竟是景王在宫中准备了送行宴会，三日后为各国使臣饯行。说是各国使臣，其实只有曜月国乌雷一行，辰星国的使臣在大呼冤枉的情况下被景王绑了与大军一同奔赴北疆，红日国的使臣在烽火狼烟次日便动身返国，只余了迟迟没有离京的乌雷和被景王阻滞在京中的南疆苗寨使臣，大概是怕南苗人把九王被圈禁的消息过早地带给南疆的凤家军。表面上看来，乌雷迟迟不走，似乎与我有关，乌雷上请赐婚荣华夫人，早在京师上流社会传开，他这些日子百折不挠地送礼送物，被我拒之门外，更成了京中笑谈，不过不知为何，我总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这会儿景王送来的请帖，更是蹊跷无比，在情在理，他为使臣饯行，都与我一个深居简出的妇道人家没有什么关系，根本没有请我赴宴的理由。

我思忖着他请我赴宴的原因，如今景王得势，恐怕会铲除异己，当今天子是云家扶上宝座的，加上那天在懿宁宫太后对我的态度，足以让景王以为云家是站在皇帝一边的。云家的财力惊人，如果他不能拉拢为己用，恐怕就会除之而后快了。从其其格去府衙请府尹大人来云家捉拿金莎，景王的态度便可以推测出一些端倪，若不是对云家动了歪心，他堂堂一个监国大人，在这件事上明知道不合程序也要让府尹来彻查，多半是想给云家敲个警钟吧？



景王已经蠢蠢欲动，如果他拉拢云家不成，还不知道会使出什么阴谋来呢？他来拜访过老爷子，想让老爷子随他去太庙证实皇帝的生死，但老爷子最后却没有随他去，已知云家对他不怎么待见，再加上逼宫那日，我曾疾言厉色地呵斥过他的党羽，他会不会已经把云家列入开刀的名单？那他会做些什么呢？这场饯行宴上，又会演一出什么戏呢？

“饯行宴？”我合上请帖，唇角浮出冷笑，“只怕是一场鸿门宴吧？”

“我让人给景王回话，说你身体不适，不能前往。”安远兮也深知其中利害，见我表情不善，开口道，“你不要去。”

“不，我要去。”我摇了摇头。安远兮蹙起了眉：“大嫂……”

我看了他一眼，淡淡一笑：“我本来就要去找乌雷，现下正好省了事。景王的动机如何我们不清楚，此番正是打探他虚实的时候，面对恶狼，光躲不是办法，还需要主动出击！”

“可如果他在席间发难……”安远兮眼中有一丝担忧之色，我笑了笑：“我会小心应付的，绝不让他们抓到什么把柄，你不用担心。”

安远兮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转过脸：“你若决定了，那就去吧！”

我垂下眼睑，知他未必会真的放心，或者他还会安排隐势力在宫中暗中保护我，就像他以前每次在紧要关头，以鬼面人的身份出场救我一样。我了然，但不用把这些事说破，就像他同样知道，我清楚他会做些什么一样。经过这么多事，我与安远兮之间有一种奇异的默契，是除了与云峥的心心相印之外，其他任何人也无法带给我的。只是，对不起，安远兮，我欠你的，可能这辈子都无法还你。

“少夫人！”宁儿踏进书房，“德管事有事找您。”

我让她请云德进了书房，云德欠了欠身道：“少夫人，泽云府的卢老夫人和马夫人到了，侯爷请您和二少爷去厅里。”

我诧异地扬了扬眉，泽云府即云家二房的府邸名称，~~长房~~永乐侯府，~~是~~皇帝赐的名。长房承永乐侯爵位，府邸自然是永乐侯府。~~二房~~泽云府，~~是~~故云~~泽~~之意。泽云府的卢老夫人，正是堂叔公云崇岭的正室，~~马~~故云~~泽~~的正妻、云想容的母亲。她们什么时候来的京城？云家虽然~~在全国都有不少别居房舍~~，但世人皆知沧都才是云家的大本营，宗室宗亲全都在沧都~~居住~~，特别是~~泽云府~~，是正式迎进门儿的，基本都守在沧都大本营，像我这样~~整两三年往次吉临~~，~~已经~~极特别的异数了。

“老夫人什么时候来京的？怎么没提前写信通知？”我疑惑地道，二房突然带了